

陳寅恪文集之一

寒柳堂集

寅恪先生詩存

陳寅恪先生文集總目錄

一 寒柳堂集

附 寅恪先生詩存

二 金明館叢稿初編

三 金明館叢稿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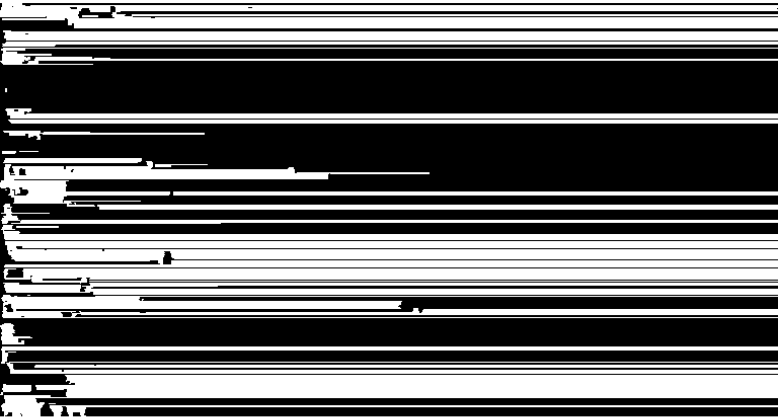
四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五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六 元白詩箋證稿

七 柳如是別傳

附 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



寅恪先生詩存

寅恪先生逝世前，唐曉瑩師母曾手寫先生詩集三冊，一九六七年後因故遺失。現就本人手邊所有叢殘舊稿，按時間先後，錄存若干篇。藉見先生詩之梗概云爾。一九七九年二月二日受業蔣天樞記。

庚戌柏林重九作 時聞日本合併朝鮮

昔時嘗笑王政君，臘日黑貂獨飲酒。長陵鬼餒漢社屋，區區節物復何有。今來西海慎重陽，思問黃花呼負負。登臨無處覓龍山，閉置高樓若新婦。偶然東望隔雲濤，夕照蒼茫怯回首。驚聞千載箕子地，十年兩度遭屠剖。羣綬空辭上國封，傳車終嘆降王走。欲比虞賓亦未能，伏見猶居昌德右。日本併朝鮮，封其主爲昌德君，位列伏見宮下。陶潛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潛後。興亡今古鬱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

追憶遊那威詩 并序

宣統三年春，余旅居柏林。脚氣舊病復作，於是轉地療養，北遊那威，二旬而愈。遊踪所至，頗有題詠。今幾盡忘之矣，偶憶得詩三首，因追記之。其三首之七八兩句，乃三十四年後所補成者，當時原作何語寔不可知也。

北海舟中

孤懷入海彌難說，水鳥舟人共此遊。東地巨環迎北小，拍天萬水盡南流。斜陽大月中宵見，Midnight Song爲那感奇景。故國新聲一笑休。舟人共唱波蘭新曲，忽憶江南黃篴舫，幾時歸去作遨頭。是時余家居金陵

易卜生墓

清遊十日飽冰霜，來弔詞人暖肺腸。東海何期通寤寐，北歐今始有文章。疎星冷月全天趣，白雪滄波綴國妝。那威女郎多衣冠衣一襲，所謂國妝者是也。余取以喻易卜生作品。平淡恢奇同一笑，大槌碑下對斜陽。墓碑上刻有大槌一具

皮桓生墓

嗟予渺渺偏能至，惜汝離離遽已陳。士有相憐寧識面，生原多恨此傷神。藏名馬鬣非無意，墓無碑碣，不識何意。投老龍心稍未馴。回首鄉關三萬里，千年文海亦揚塵。

宣統辛亥冬大雪後乘火車登瑞士恩嘉丁山頂作時將歸國

造物作畫真奇恢，下筆不假丹與煤。粉白一色具深意，似爲俗眼揩塵埃。車行蜿蜒上絕壁，蒼龍翹

首登銀臺。杉松夾道戴冰雪，風過撞擊鳴瓊瑰。碧泉噴沫流澗底，恍若新瀉葡萄醅。直須酌取供渴飲，惜我未辦玻璃杯。我生東南山水窟，亦涉弱水遊蓬萊。每逢雪景輒探賞，何曾見此千玉堆。車窗凝望驚歎久，鄉愁萬里飛空來。

法京舊有選花魁之俗，余來巴黎適逢其事，偶覽國內報紙，忽覩大總統爲終身職之議，戲作一絕。

歲歲名都韻事同，又驚啼鴂喚東風。花王那用家天下，佔盡殘春也自雄。

癸丑冬倫敦繪畫展覽會中，偶見我國新嫁娘鳳冠感賦。此三十八年前舊作庚寅冬偶憶得之。

飄飄迴首暗雲鬟，兒女西溟挹袖看。故國華胥今夢破，洞房金雀尙人間。承平舊俗憑誰問，文物當時勝此冠。殘域殘年原易感，又因觀畫淚沈瀾。

輓王靜安先生

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甲子歲滿兵逼宮。柯羅王約同死而不果，戊辰滿部將韓復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遺書謂「義無再辱」，意即指此。遂踐誓約自沈於昆明湖，而柯羅則未死。余詩「越甲未應公獨恥」者，蓋指此。

「王維老將行，恥令越甲鳴吾君」，此句所本。事見劉向說苑。湘纍寧與俗同塵。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妬道真。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嗚咽說靈均。

王觀堂先生輓詞 并序

癸巳秋遊粵，侍師燕談，間涉及晚清掌故及與此詩有關處，歸後因記所聞，箋注於詩句下。甲午元夕補記。

或問觀堂先生所以死之故。應之曰：近人有東西文化之說，其區域分割之當否，固不必論，即所謂異同優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義焉。其義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爲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爲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爲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爲鄭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爲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託，以爲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託以表現者，實爲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託者不變易，則依託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國古來亦嘗有悖三綱違六紀無父無君之說，如釋迦牟尼外來之教者矣，然佛教流傳播衍盛昌於中土，而中土歷世遺留綱紀之說，曾不因之以動搖者，其說所依託之社會經濟制度未嘗根本變遷，故猶能藉之以爲寄命之地也。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

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指擊，而已銷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爲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至於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漢家之厄今十世，宋汪藻浮溪集載代陸后孟氏所草高宗即位詔有云：「漢家之厄十世，宣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宋徽宗于九人，惟高宗在，故云。清代自順治至宣統適爲十朝，不見中興傷老至。一死從容殉大倫，千秋

悵望悲遺志。曾賦連昌舊苑詩，興亡哀感動人思。豈知長慶才人語，竟作靈均息壤詞。王先生于子

春在日本時，作長詩頌和園詞述晚清事，中有句云：「昆明萬壽佳山水，中間宮殿排雲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傑閣三層峙。」後竟自

沈排雲殿前湖中，依稀廿載憶光宣，猶是開元全盛年。杜工部憶昔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海宇承平娛

旦暮，京華冠蓋萃英賢。當日英賢誰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南皮卒後追贈太保。抱冰堂弟子記載文襄自比

司馬光，迂叟溫公自號也。忠順勤勞矢素衷，文襄嘗自言，在武昌時自矢於陶侃之忠順勤勞。故鄭孝行海藏樓詩有「忠順

勤勞是本根」之句。陳曾壽讀廣雅堂詩一文中載「蘇堪一日（侍文襄）雅座便談，謂公方之古人，所謂忠順勤勞似孔明也。公爲之起

立，謙讓不遑，而慨歎肯肯者再，蓋深知公之心者。」晉書陶侃傳梅陶論侃有「忠順勤勞似孔明」語也。又言：「文襄生平以陶侃自況，其

過桓公祠詩云：「處邊迴翔殊庚亮，替人辛苦覺愆期。」中西體用資循誘。文襄著勸學篇，主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總持學部

攬名流，文襄以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管理學部事務樸學高文一例收。圖籍藝風充館長，名詞彙楚領編修。痛

楚謂嚴幾道復，復有翰楚堂詩集

校讎鞫譯憑誰助，學部有名詞編譯館，以嚴復主之。又有京師圖書館以蔡若孫主之。王先

生當日雖頗譯外國書，其實並與嚴無關涉。此詩句不過承上文「攜名流」之語，羅叔言見此詩，遺書辨釋，蓋未瞭解詩意也。海寧

大隱潛郎署。王先生於光緒三十二年壬午隨羅叔言至京，次年以榮慶薦在學部總務司行走，充學部圖書館編輯。是後數年間專

力於詞曲。文選王康璜反招隱詩：小隱隱陵巖，大隱隱朝市。入洛才華正妙年，渡江流輩推清譽。閉門人海恣冥

搜，董白關王供討求。剖別派流施品藻，宋元戲曲有陽秋。王先生於此時初草宋元戲曲史，後改稱宋元大曲

考，先生嘗語余，戲曲史之名可笑。蓋嫌其名不雅且範圍過廣不切合內容也。沈酣朝野仍如故，巢燕何曾危幕懼。君

憲徒聞俟九年，廟謨已是爭孤注。當時預備立憲十年，清廷迫於在野輿論，減少一年，正宋人謂寇準勸風宗渡河爲爭最

後之孤注也。羽書一夕警江城，倉卒元戎自出征。武漢革命軍興，陸軍部大臣薩昌親率兵至武漢，一戰而敗。初意潰

池婢小盜，遽驚烽燧照神京。養兵成賊嗟翻覆，指黎元洪。孝定臨朝空痛哭。袁世凱在總統後宋育仁著共和

真諦，大旨謂共和之名起於周厲王失位，共伯和乃周室大臣暫時攝政，俟宣王年長乃歸政焉。世凱應亦如此。勞乃宣爲其書作序。

世凱乃下令自述其柄政之由，有「孝定景皇后臨朝痛哭」之語。育仁本王麗運高弟，時任職國史館。袁乃押解宋育仁還四川原籍，勞

居青島，袁不能加罪，於是國史館長湘綺翁不得不南歸矣。再起妖腰亂領臣，杜大食寶刀歐有妖腰亂領之句。遂傾寡婦孤

兒族。晉書載記石勒傳：勒曰：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寡婦孤兒，孤嫗以取天下

也。發兵下四句全詩綱領，清室之亡可以此四句簡括之也。大都城闕滿悲筵，北京元城大都詞客哀時未還家。自分

翠杏終寂寞，豈期舟楫伴生涯。回望觚棱涕泗漣，波濤重泛海東船。先生早歲游學日本，清帝遜位後復從

羅叔言重游日本。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江東博古矜先覺，指羅雪堂。羅隱有江東甲乙集。避地

相從勸講學。島國風光換歲時，鄉關愁思增綿邈。大雲書庫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考釋殷書開盛業，鉤探商史發幽光。羅叔言得敦煌石室六經寫本大器經殘本因以名其書庫。王先生此時始從事甲骨考古之學，與其前所研究者範圍不同矣。當世通人數舊遊，外窮瀛渤內神州。伯沙博士同揚摧，法人伯希和沙畹兩博士海日尙書互倡酬。沈曾植宣統復辟時學部大臣。有海日樓詩集。法國漢學者曾勸羅王兩先生往遊巴黎，然終不果。余之得識伯希和於巴黎由先生作書介紹也。先生詩集中有與沈乙庵唱和詩，蓋返自日本居上海時所作。東國儒英誰地主，藤田狩野內藤虎。日人藤田豐八、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內藤別號湖南。羅先生昔年在上海設東文翻譯社，延藤田豐八講授日文。先生從之受學。故此句三人中列藤田第一，不僅音韻關係。至於內藤虎列第三，則以虎字爲韻脚之故，其實此三人中內藤虎之學最優也。豈便遼東老幼安，還如舜水依江戶。明代遼老朱舜水避地日本，日人從之受學。當時日本國政在大將軍。大將軍居江戶，即今之東京。舜水之得居日本，大將軍力也。高名終得徹宸聰，徵奉南齋禮數崇。王先生以大學士升允薦與袁勵準楊宗濂羅振玉同入直南書房。清代舊制，在南書房行走者多爲翰林甲科。袁楊固翰林，雖雖非由科第顯，然在清末已任學部參事。先生僅以諸生得預茲選，宜其有國士知遇之感也。屢檢秘文升紫殿，曾聆法曲侍瑤宮。嘗奉命在景陽宮檢查書籍，又在御花園漱芳齋教賜官戲。文學承恩值近樞，鄉賢敬業事同符。宣初白康熙時侍尙書房，有敬業堂集。查亦海甯人也。君期雲漢中興主，臣本煙波一釣徒。查集謝賜魚詩有「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句。是歲中元周甲子，唐有爲詩有句云「中元甲子天心復」。蓋前一甲子在同治時，世稱中興也。神皋喪亂終無已，堯城雖局小朝廷。水經注有因堯城漢室猶存舊文軌。辛亥優待條件許可宮中仍用舊制度。忽聞撥甲請房陵，杜甫贈狄明府詩云「梁公之孫我嫡弟」，又云「宮中下詔請房陵，前朝長老皆流涕」。房陵謂中宗。奔問皇輿泣未能。優待珠槃原有誓，珠槃見周禮。庚子山哀江南

賦云：「載書橫階，捧珠槃而不定。」清室之遜位，蓋由突劬袁世凱給盛裕太后以優待條件如盟誓之可保信，有國際條約之性質云云。宿陳獨狗遽無憑。神武門前御河水，好報深恩酬國士。南齋侍從欲自沈，指羅振玉。南齋，南書房。北門學士邀同死。北門學士指柯紹忞。柯爲翰林院侍講學士。唐高宗時詔文學之士於北門討論，故以北門爲翰林院之代稱。羅柯曾約王共投神武門外御河殉國，卒不果，後王先生之自沈昆明湖，實有由也。魯運黃鶴續溪胡，呂黎集嘲魯運子詩：「魯運細而點，有似黃鶴子。田巴兀老蒼，憐汝矜爪髯。」蓋王先生之入清華，胡所薦也。獨爲神州惜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清華學院多英傑，其間新會稱耆哲。舊是龍髯六品臣，梁先生於戊戌以舉人資格特賞六品頂戴，辦理編譯事宜。後躋馬廠元勳列。梁先生通電中比張勳爲朱溫，亦間詆康，費仲深樹蔚詩云：「首事固難同翟義，元兇何至比朱溫。」梁先生當張勳復辟時避居天津租界，與段祺瑞乘轎車至馬廠段部將李長泰營中，遂舉兵。所發通電中並詆及南海，實可不必，余心不謂然故此詩及之。龍髯六品馬廠元勳兩句屬對略符趙鳳北論吳梅村詩之旨。此詩成後即呈梁先生，梁亦不以爲忤也。鯁生瓠落百無成，敢並時賢較重輕。元祐黨家慚陸子，渭南集書啓有：「以元祐之黨家，話貞元之朝士。」又云：「袁元祐之黨家，今其餘幾？數紹興之朝士，久矣無多。」放翁祖父陸佃，名列元祐黨人碑。陸佃荆公門人，後又爲司馬黨。羣盜愴王生。用王樂七哀詩意。梁祖父暢，漢三公。杜詩羣盜哀王樂。許我忘年爲氣類，北海今知有劉備。後漢書孔融傳，融使人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曾訪梅真拜地仙，喻訪王。梅真即梅福，福字子真，世傳梅福爲地仙。梅真之稱，猶揚子雲可稱揚雲。梅福西漢避王莽之篡者也。漢書有傳。更期韓偓符天意，希王先生之不死也。玉山樵人集避地詩有「偷生亦似符天意」句。韓偓唐代避朱全忠之篡者也。新唐書有傳。同思寒夜話明昌，陳先生曾在清華工字廳與王先生話清朝舊事。遼山集除夜詩：「神功聖德三千歲，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兩周今日盡，空將老淚灑吳

天。明昌金世宗年號，金之盛世也。相對南冠泣數行。猶有宣南溫夢寐，不堪灞上共興亡。遺山詩：「只知灞上真兒戲，誰謂神州竟陸沈。」蓋用周亞夫事，見史記漢書。齊州禍亂何時歇，爾雅：九州謂之齊州。今日吾儕皆苟活。但就賢愚判死生，未應修短論優劣。駁臨懋德論王先生文中意。風義生平師友間，李義山哭劉蕡詩云：「平生風義象師友，不致同君哭寢門。」招魂哀憤滿人寰。他年清史求忠蹟，一弔前朝萬壽山。

戊辰中秋夕渤海舟中作

天風吹月到孤舟，哀樂無端託此遊。影底河山頻換世，愁中節物易驚秋。初升紫塞雲將合，照澈滄波海不流。解識陰晴圓缺意，有人霧鬢獨登樓。

閱報戲作二絕 庚午

弦箭文章苦未休，權門奔走喘吳牛。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
石頭記中劉老老，水滸傳裏王婆婆。他日爲君作佳傳，未知真與誰同科。

辛未九一八事變後劉宏度自瀋陽來北平既相見後即偕遊北海天王堂

曼殊佛土已成塵，猶覓須彌劫後春。天王堂前有石碑坊。鐫須彌卷三字。遼海鶴歸渾似夢，玉灤龍去總傷神。耶律鐸雙溪醉隱集有龍飛東海玉灤春之句。空文自古無長策，大患吾今有此身。欲著辨亡還閣筆，衆生

顛倒向誰陳。

壬申題萍鄉文芸閣廷式雲起軒詩集中咸葉刻本誤作感通七律後

無端端已廢題箋，此意追思一泫然。隔世相憐彌悵悵，平生多恨自纏綿。金輪武壘時還異，石窟文成夢已仙。莫寫浣花秦婦障，廣明離亂更年年。

和陶然亭壁間女子題句 詳見俞平伯和詩序

故國遙山入夢青，江關客感到江亭。沈乙庵先生海日樓集陶然亭詩云：江亭不關江，偏感江關客。不須更寫丁香句，轉怕流鶯隔世聽。

鍾阜徒聞蔣骨青，蔣子文骨青事出搜神記。傳世千書，通行木青字多誤作清或輕。也無人對泣新亭。南朝舊史皆平話，說與趙家莊裏聽。

燕京西郊吳氏園海棠 甲戌春作

此生遺恨塞乾坤，照眼西園更斷魂。蜀道移根銷絳靨，吳妝流眄伴黃昏。尋春祇博來遲悔，望海難溫往夢痕。李文饒謂凡草木之以海名者皆本從海外來也。欲折繁枝倍惆悵，天涯心賞幾人存。

戊寅春晚蒙自樓居作

無端來此送殘春，一角危樓獨愴神。讀史早疑今日事，對花還憶去年人。渡江愍度飢難救，棄世君平俗更親。解識蠻山留我意，赤榴如火綠榕新。

戊寅蒙自七夕

銀漢橫窗照客愁，涼宵無睡思悠悠。人間從古傷離別，真信人間不自由。

別蒙自

我昔來時春水荒，我今去時秋草長。來去匆匆數月耳，湖山一角已滄桑。

己卯春日劉宏度自宜山寄詩言擬遷眉州予亦離昆明往英倫因賦一律答之

得讀新詩已淚零，不須藉卉對新亭。路人苦信烏頭白，野老驚回柳眼青。萬里乾坤孤注盡，百年身世短炊醒。入山浮海都非計，悔恨平生識一丁。

庚辰元夕作時旅居昆明

魚龍燈火鬧春風，彷彿承平舊夢同。人事倍添今日感，園花猶發去年紅。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銀鈔入乎空。念昔傷時無可說，賸將詩句記飄蓬。

庚辰暮春重慶夜歸作

自笑平生畏蜀遊，無端乘興到渝州。千年故壘英雄盡，萬里長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行都燈火春寒夕，一夢迷離更白頭。

壬午元旦對盆花感賦

太平洋戰起困居香港時作

寂寞盆花也自開，移根猶憶手親栽。雲昏霧濕春仍好，金盞元興夢未回。乞米至今餘斷帖，埋名從古是奇才。劫灰滿眼看愁絕，坐守寒灰更可哀。

壬午五月發香港至廣州灣舟中作用義山無題韻

萬國兵戈一葉舟，故邱歸死不夷猶。袖中縮手嗟空老，紙上剝肝或少留。此日中原真一髮，當時遺恨已千秋。讀書久識人生苦，未待崩離早白頭。